知此方可讀方書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宋山陰陸務觀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

國家圖書館藏

凡物比視此釵矣

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濃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閧然傳以爲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裁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欵門求見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

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者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蕊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以爲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而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愨嘗歸淮南省親至七月望日隣有住庵僧召老葉飯飯已亟辭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以今日歸矣僧笑相去二三千里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弛擔矣予識之已久每訪之殊無它語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卧內燒香具道其遇師

善據

逐客所入的料

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爲歇後非也書禹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頻翁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壻爲賓客施全以剸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其人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鷄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律言得之傳丈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丈博極群書少律嚴重不妄恨予方

風度可觀

箔場

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內臣武師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入謂客將曰此特監瑞耳待以通判已是過禮乃今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爲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禮既退遂奏待罪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

奏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爲捕繫隣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未修則合白丞乃知矣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

第一連故是康人同法他皆倡與耿耿耳

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捨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安西幕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嘗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悉同而豪邁閑澹之趣居然自異 知味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淮州貫在焉達明恐甚聞而引決則不及 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廡

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 [illegible] 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

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驕導歎曰人生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

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守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爲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遺辭之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眞本大愛之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爲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灌所不許乃居一

范寥告訐參賴師川以言之珏其舅故也寥告訐事見揮麈錄中華書局點校本錄寥告訐事見揮麈錄中華書局點校本錄寥告訐事見揮麈錄中華書局點校本錄

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佖宋白修太祖國史久之僅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曰宋湜舒雅吳淑修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修五朝國史責任甚專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一篇紀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瀘性貪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遇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

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弊院是實數守爲撫掌

處士李璞居壽春縣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拏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簽判晏美髯人目之爲晏鬍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媳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耕顯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暗號也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以字爲名而字伯渾人人盡知之弟

今該有巧婦不成拙婦來之炊奉此

仕亦至郡倅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眞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爲諫官張眞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馬圜仲及僕蓋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擲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爲言事官而眞父戲之如此雖眞父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叉蓋僧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支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

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輕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蕖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輔作守時所創也正面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亭亭成子輔日枕簟其上得末疾歸雙流蜀人謂亭名有徵云

鉅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敘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爲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則亦能辭訟於郡庭而易之予過敘訪山谷故迹於無等佛殿西廡有一堂辭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爲之長寸餘而扁狀若牌子折竹爲籌以記勝負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氈上其意甚樂雖髻獠面幾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中皆被氈毳臭不可邇

孔安國尚書序言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

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譌諛然猶趨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於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譌者嘗執政矣出爲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十之一用之於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爲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目一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邸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例政府雙書遂絕然牋啓不廢但用一工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

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後又通謂之簡版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買者而紙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晁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閽人云某官來見而苦於閽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牓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禀賦怯薄故案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効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群醫至爲謠言曰藏用擔頭三斗火人

或畏之惟晁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爲害此蓋稟賦之偏它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兎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脈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濃飲之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兎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癇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爲必無可慮不三日王甦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濃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闚園謂勤苦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語曰今日闚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內侍官爲承受實專其事長長貳皆取決焉梁師成爲祕書省承受坐於長貳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院而已

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眞爲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僑人原澤毒關之顯皆創爲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亟氏時死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金蕊圓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百合圖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氣風者爲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罵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閤門官

宣和末嬪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

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二人者皆得禍彝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彝叔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群犬窺籬落驚起南朝老大蟲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三卷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宋山陰陸務觀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蓋史魏公始徹去見任執政爲宣撫使舊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參政始改用申狀

百官入殿門閤門輙促之曰那行那去聲若云孺子去國二

十七年復還朝儀寖有不同唯此聲尚存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爲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倔强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爲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曾子宣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開以三日卒先後纔一日 此亦不堪事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張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於兵和爲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亡後可哀也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

所謂人血爲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絶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爲大父熈寧元豐間稱曹太皇爲太母元祐中稱高太皇爲太母皆謂帝之祖母爾元符中謂向太后爲太母紹興中謂韋太后爲太母則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檢校太師忽落檢校爲眞太師國初以來所無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廟受天下於仁祖故神廟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聖上僊佾解官行服服闋當還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於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後豈可用哉 此可事有關典故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邊事危急則住常程謂專治軍旅其他皆權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官吏權聽自便李明州時呂相欲幷從官聽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庶府爲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在臨安爲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樞密逾二紀無功緦之戚乃近歲事也

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宴詩云狻猊對立香煙度鸞鵠交飛組綉明今寶玉大弓之盜未得而奉使至虜庭率見之眞卿大夫之辱也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柏年於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紹聖中謫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笞而遣之

顏夷仲爲少蓬尚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予在嚴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蓋節度

使鄭翼之所賜印也翼之南渡後死

辰沅靖州蠻有犵狫有犵獠有犵欖有犵㹠有山徭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於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鷄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於路刼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陽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鈞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於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已爲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喫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犵狫頗強習戰鬬它時或能爲邊患

童貫平方寇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

曰軍前有勞並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爲官户比事
平有司計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蓋用字說援據精
博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
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
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
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刼虜寨欽廟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
堅及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
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柰何再出彝叔曰此所以
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彝叔可謂
知兵矣
綦翰林炎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
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
欲掛衣冠尚低回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
心尤佳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參政作賀表云蓬萊
道山一新辭玉之搆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

時無能及者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若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擎其腰間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無量帝王氣

會稽濂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歸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碑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遊蕺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開體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晁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書謫官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將罪藉可惜也以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看文章處耳其恃氣不撓如此

晁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某耿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沒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思堪羨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潛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似猫也乃以如猫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敕皆着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着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嬪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臺盥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或云禁中尚用

之特外間不復用耳

頃歲駁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爲剥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者護前遂皆書曰剥可以一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支初實絶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既行荔支不復實明年深歸荔支亦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盖泛使者留館顧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宣和末黄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緯下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獨文字麥苗含穟欲蠶眠蓋用緯語也近歲筠州版本輒改爲仇香

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相宗昂被敕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間曰十年衰病卧林泉鵷鷺群飛競刺天黃紙除書猶到汝固知清世不遺賢 詩不全只胥錄後二句

愼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盃就其罇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箋東柘骨耳伯筠聞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陽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迹

予爲福州寧德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荆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從者雜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六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銅色本黃古鍾鼎彝器大抵皆黃銅爾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變理自應爾今郊廟所製乃以藥熏染

閩廣少冰雪故廣崖字多不出招旅

故論書點不免硬

令蒼黑此何理也

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令傳原縣陽夏令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縣矣司封殆失職也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時常戲曰豈所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舊謂館職爲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叅政時爲學士當制請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階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爲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爲新司馬溫公有五字云煙曲香尋篆盆深酒過花居仁盆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

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尚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李山甫翻案

傳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閤門請彈奏閤門以殿上語非有司所得聞不受子駿乃自劾詔放罪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幽州乃建爲永清軍節度以命郭藥師藥師果亦叛蓋不祥也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至趙

嘏詩中皆有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却字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黃陵廟碑辨陟方事非也古蓋謂適遠爲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言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常瓌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爲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雖走史鈴下皆然無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意使人不可效耳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履之國自天聖以來無封者欲請避之或曰何執中嘗封慶國公矣湯公曰執中不知引避此何足爲法哉卒辭之改封岐 湯是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晝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

小桃花繞前簷
牆頭當六出
花也
南豐有繞舍
千萬小桃奏
此外集中詩耶

杜所謂苦臥綠沉槍蓋謂是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着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正爲此也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於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宣公典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幷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 汪錡未成人而今之汪氏祖父俱為一笑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誤也

或云故以戲之

劉長卿詩云千峯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癲可用之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迨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宮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如此之顛猶是謗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云玉晨鍾韻上空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烟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

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冀寮詩也恐事敵灾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湾詩也自已情雖切宅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存 宕齋又從而廣之 紘案存此條）

漢隸歲久風雨剥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嘗排蔡京於欽聖太后簾前太后不以爲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蓋禁中語欲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薨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澤者三事其一乃乞於謚中帶一正字餘二字皆即許可惟賜謚事獨曰待理會平時徽廟凡言待理會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謚清憲

富鄭公初請功德院得勅額曰奉親已而乃作兩院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魯公薨以其遺際龍飛又薨于位與王岐公同於是詔用岐公元豐末贈典超贈太師其宅恩數皆

視岐公猶可也及其家請謚遂特賜謚曰文恭盖亦用岐公謚用宅人之謚以爲恩數自古烏有此事哉

諺有曰濮州鍾世不知爲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按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鍾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觀焉

予叅成都議幙攝事漢嘉一見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糾曹何預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日相與同槃桓薛許昌亦嘗以成都幙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支詩曰歲抄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但聞名盖恨不及時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異父子御史論爲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異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去而鈔不復雖老於其事者不能辨它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刼持之曰某官乃元祐

姦黨蘇某親舊故觀望害我公形狀牒時治黨籍方苛峻雖監司郡守得其牒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修爲提舉監事會計已毀抹監鈔得其姦奏之黥竄化州籍沒貲產一方稱快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于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即日傳至圓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追東坡至前塗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絕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嚥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妬而去徑至棲賢欲題所舉絕句寺僧方礱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四卷終